

陪城记忆

## 游张飞古道 品摩崖石刻

■ 静思

导读：温塘峡位于北碚缙云山段，居于嘉陵江中部，因峡中有三股温泉而得名。峡谷深邃，江水平静，风光旖旎多姿，全长近3公里。古时峡口建有温泉池，故称温塘而得名。入峡江水咆哮奔腾，漩涡叠生，气势磅礴；两岸峭壁相距约200米，悬崖陡立，犹如刀劈斧削；峡岩之腰，泉如汤涌，云根奕生，景色秀丽，为嘉陵江小三峡之冠。

在北碚，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古道。传说，一千多年前，三国大将张飞带兵挺进四川阆中时，取该道北上，因此，民间称此道为“张飞古道”。

张飞古道在北温泉公园对面的绝壁中穿行而过，位于北碚温塘峡。温塘峡，又称温泉峡、温汤峡，处于北碚缙云山段，山水兼容，景色秀丽。

相传，峡中笔直的绝壁中有一条金扁担支撑，才使得险峻的山崖屹立千年。绝壁上，偶尔会出现一些舍命寻宝的人，但寻宝的人们没有找到金扁担，却在山脉中发现了“黑色黄金”——煤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，重庆嘉陵煤矿的兴盛给古道和峡口带来新的生机。遗憾的是，随着地下矿藏资源的枯竭，古道和峡口再一次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山中村民种植了大量的桃树和其他花卉，兴起特色农家乐，每到三月桃花盛开之时，那遍山桃花很是壮观。三四月，踏青赏花的游客纷至沓来，为农家乐业主带来不少经济收入。如今，随着地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，它再次被人们所关注。北碚市民、西南大学师生和区外游客纷纷前来观光、采风。

今年82岁高龄的山水画家、重庆23中学校退休教师黄志福告诉我，上个世纪80年代，学校组织教研活动，曾去此地写过生，并触景生情写下此诗：

禅岩三月着红装，春游嘉宾竞朝乡。  
如海桃花全开放，聊与缙云比风光。

随着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的全新开街，以及张飞古道景观的提升重塑，绿植花卉的绿化美化，新增护栏和石板路面带来的安全便捷，加之在古道过江渡口附近，北温泉正对面有

“二岩温泉”，也叫“北碚野温泉”。该温泉紧靠江边，有两个很小的温泉池，常年水温28℃左右，一年四季都有游人来此泡泉游玩。

人们亲近自然，在此地休闲、聊天、品茗、吃豆花饭、喝土泡酒，听空山鸟语泉水叮咚，望满眼江水荡漾涟漪，乐此不疲。书画家简学乡、潘登诸兄多次到白羊背对景写生，一画就是一周，创作了不少油画和国画作品。

白云怡意，清泉洗心。壬寅初春，吾与信荣诸友，驱车经东大桥前往位于东阳街道的国立复旦大学旧址参观。随后沿江而行来到东阳街道大沱口社区所在地（原北碚化工厂家属区旁），下车后迈开双腿，再次踏上那熟悉的张飞古道采风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森林、小桥、飞瀑、断崖、佛像、禅画、石刻……漫步古道，气象万千，可谓一步一景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依缙云，眺嘉陵，感悟至深。这次壬寅重游，让我想起当年与缙云书画院郭克、符易本、商希楷诸先生策划、实施张飞古道摩崖石刻的往事。至今，已有6位当年一起实施该方案的先生相继离去，睹物思人，感慨良多，在此对诸

位先生深表缅怀。

那是多少人精心创作的摩崖石刻啊，诗美字爽，可谓笔韵江山千秋！

犹记得那是2003年初春，18块独具特色的摩崖石刻在北碚嘉陵江温塘峡近3公里的张飞古道上落成。

这些题刻所书内容均为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等历代文人雅士咏北碚的诗词佳作，此项工作由北碚区政协牵头，组织重庆缙云书画院和西南大学文学院、美术学院的名教授、书画家如郑思康、秦效侃、郭克、李德侯、符易本、陈航、张一农、白贵元、朱渝生等18位老中青艺术家倾情书写。书写者大多实地观察踩点，均按照每首诗词的题刻位置编号，定人定内容实大书丹（原作装裱后由投资方收藏），缙云书画院会员、重庆云山工艺部甘信荣实施雕刻，历时半年。作品或横或竖，书体楷行草隶篆兼备，风格各异，融诗词、书法、雕刻为一体，艺显风采，诗书留痕，这些摩崖石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还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，为张飞古道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。

诗词春秋

踏春

独行缙水觅初春，  
长养红尘恋好音。  
风动百花多少事，  
香飘万里两人心。

金刚碑

白瓦青砖砌旧闻，  
新苔老树焕青春。  
千帆过尽流诗话，  
万古归真法缙云。

北碚

碑上花开百里春，  
凡间境界享天人。  
流深流浅流诗话，  
云卷云舒画缙云。

绝句三首

■ 陈福厚

《凭风看云》

谭昌松 / 撰



佳作赏析

## 旧时月色，暗香浮动

——姜夔《暗香》琴歌赏析

■ 辛一

琴歌即抚琴而歌。古之文人君子手挥七弦，从容淡然，于静室高斋或松下林间、溪畔涧边低吟浅唱自娱以抒怀。琴歌的艺术内容包括琴曲弹奏和诗词演唱两个部分。宋人有语云：“长短句宜歌而不可诵。”词最早是用于歌唱的，是非常适宜琴歌演唱的对象。

《暗香》是南宋妙解音律的大词人姜夔（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）的代表作。姜夔一生转徙江湖，飘然不群，于诗词、文章、书法、音律无一不精，因此受到当时名流如萧德藻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辛弃疾、朱熹等人的推崇，名重一时。著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其中有十七首词带有工尺旁谱，这是流传到今天唯一有文字可考的一组宋词音乐作品，珍贵异常。十七首词曲中有十四首是姜夔自己谱曲填词的自度曲，《暗香》便是其中之一。余不揣冒昧，今日拟借《暗香》琴歌初探姜夔词音乐的艺术风貌。

张炎在《词源》中评曰：“诗之赋梅，惟和靖一联（指林逋《山园小梅》）‘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’而已。世非无诗，不能与之齐驱耳。词之赋梅，惟姜白石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二曲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自立新意，真为绝唱。”《暗香》一词的艺术水平之高可见一斑。

【序】辛亥之冬，余载雪诣西湖。止既月，投宿简寂，且征新声，作此两曲，石湖把玩不已，使二妓肄习之，音节谐婉，乃名之曰：《暗香》《疏影》。

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。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老，都忘却春风词笔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

江国，正寂寂。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

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又片片、吹尽也，几时见得。

序文交代了词作创作的背景和缘由：白石在冬日里冒雪访范成大，范向白石“索句，征新声”，作者于是作了两首词曲，并命名为《暗香》《疏影》。通过“石湖把玩不已”和“音节谐婉”，可知范成大和白石自己均对此二首词曲非常满意和喜爱，同时也侧面描写了此二首词曲的“文词之美”和“音韵之美”。

林逋《山园小梅》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两句，是咏梅的千古名句。“水边疏影”和“月下暗香”传神地勾勒出梅花神清骨冷，清雅高洁的姿态和神韵，已然成为“梅花”的代名词。姜白石分别以诗句中的两个意象“暗香”“疏影”为自己的词调命名，可见词意与原诗诗意有相通之处，点明了词的主题和审美格调。

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。”“旧时”二字一出即让人陷入回忆之思，一种不忍触碰，不可触及之感油然而生。“月色”把人的思绪和视线投向虚空，增添了旧日时空的朦胧、清冷、微茫之感。词人笔调的“清空”在这首词的四个字中即体现出来。唱这几个字时声音轻而虚远，一如当时月色，笼罩着一层清冷缥缈的面纱。“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”——词人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在这样清冷的月色下倚梅吹笛。视线由远及近，意象由虚而实。“梅边笛声”的清幽缥缈，引人侧耳倾听，不忍打扰，怕吐气若重，扰了清音，惊落梅花。“吹笛”二字对应的减字谱指法为“洞”，下指轻盈灵动而不柔弱淹没，清幽饱满而不重浊呆实。

“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”化用了贺铸《浣溪沙》词“玉人和月摘梅花”之句。词

人的回忆里出现了一位玉人，这位玉人循着“笛声”，不畏雪夜清寒来到词人身边，与词人一道月下摘梅，这是何等深情缱绻！词人虽未着墨刻画玉人外貌，读者心中已然勾画了一位高雅、多情的如梅花般美好的美人形象。想当时月色如水，梅影横斜，美人如玉，笛声清幽，何其美好难忘！于是，琴声和唱腔就有了浓浓的沉细之情，追忆之味。

“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春风词笔。”词人的思绪由回忆拉回现实：那些美好都成了过去，而今的自己渐渐老去，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和才气。南朝何逊曾写过一首《咏早梅》：“兔园标物序，惊世最梅。衔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，横枝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朝长门门，夕驻临邛。早知应飘落，故逐春来，”他在这首诗中用“衔霜”“拟寒”“横枝”“花绕”“朝长门”“夕驻临邛”等词把梅花拟人化，是历史上第一位把梅花的高洁自然属性同人的品行、气质、情操联系在一起

的诗人。何逊还写过一首《咏春风》：“可闻不可见，能重复能轻。镜前飘落粉，琴上响余声。”该诗写风，“羚羊挂角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”，诗人咏物之笔力非凡，被白石盛赞“春风词笔”。词人在这首词中以何逊自喻，为这首“借梅忆人”的主题埋下伏笔。“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春风词笔”，可见白石词作风格的艺术取向是同何逊一样的清雅空灵、风流蕴藉，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当年才华的自信，同时也为自己多年未有“咏梅怀人的诗心”找到托词，从这句可见他此时心情的落寞、颓唐。此句的琴声与唱腔亦透出淡淡的惆怅与落寞。

“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”笔锋一转，主体再转从自己身上转移至梅花，竹外疏花萧瑟，冷香吹入瑶席，引人幽思。嗟恨因

了梅花的幽香，让词人忆起当时，梅边月下，玉人相伴，月色清寒，暗香浮动，勾起了对“玉人”的深深怀念之情。正是“相思一夜梅花发，忽到窗前疑是君”，梅花与人两相思。刚才还颓然自认“忘却春风词笔”的词人，因花思人，怀人之诗情呼之欲出。“但怪得”三字是情绪转折的关键词，弹唱时用短促的“顿音”着重加强了语气。至“香冷入席”处又把字咬得极轻淡、清雅，若有幽香从口齿处吐出。

下片，“江国，正寂寂。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”词人与“玉人”此时天各一方，山遥路远，佳人杳无音信。古人见梅开尚可摘梅寄远，而自己纵有千种相思也无从寄，只留下自己独自一人在寂冷的寒夜，听江雪簌簌飘落，渐天地无声。“江国”“寂寂”“夜雪”“初积”，白石此句里的每个词和每个意象都透出一一种清冷清冷的意味，却又隐藏着一种极致的深情。

“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”词人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。明明悲伤哭泣的是自己，深深追忆的是玉人，词人却不直接描写和渲染自己的悲伤和思念，而借用“翠尊易泣”和“红萼无言”来侧面表达。“耿”是这句的情感关键词，形象而贴切地传达了词人此时的心境——耿耿于心，不能忘怀。表面还尽量保持平静，内心深处，思念的潮水已然波涛汹涌。此种抑而不发，克制自持，若无细腻的心思和深情者怎能体会？若此句弹唱时，用过高的音量和过于饱满的感情，让悲伤和思念之情一览无余，就丧失了这种克制与雅致，与白石词词的意境和风格相违了。

“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”他永远记得当时与玉人携手同游西湖，千树梅花竞芳，这是属于他们两人的美景，可如今，

玉人却不知身在何处，睹梅思人，不禁悲从中来。“千树压、西湖寒碧”，此处用“寒碧”的冷峻来反衬“千树”竞芳的热烈，那是他心底深处最激烈的情愫。

“又片片、吹尽也，几时见得。”回到现实，眼前的梅花被风片片吹落，何时才能再见到“它”的容颜呢？此句表面上是感慨梅花飘零，亦是隐喻玉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的消失，再也回不去美好的往昔。“几时见得”，结尾处以绝望的感叹和遗憾收结，他心底明白，大概此生已不能再相见了！表面看似冷静淡然，心底却是刻骨铭心的悲痛。那种缠绵悱恻不能自己之情，让人隔着文字都听到了心碎的声音。一曲终了，尤闻似有若无的冷香在空气中弥漫、飘散，一如词人的思念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评：“白石词有格而无情。”实是对白石的误解。夏承焘认为：“姜夔用情之专之深，在两宋词人中只有陆游可与之相比，这也使得姜夔的词具有极为感人的品质。”

词作中，“旧时月色”“梅边吹笛”“清寒”“春风词笔”“夜雪初积”“翠尊”“红萼”“寒碧”“片片吹尽”，意象清高，意境惆怅迷离，用词遣句不染纤毫浊气，不类俗境，给人以“清空”“清冷”“清虚”“清雅”之感。在弹琴与吟唱时亦应注意表现空灵、清静之感，不宜用过多的吟揉破坏意境，也不宜流行唱腔把词句唱得重浊，背离白石词“清空”“骚雅”的特质。

通过《暗香》琴歌，我们大概可以窥见白石的词风既不同于花间词的纤柔艳丽，也不同于苏、辛词的豪放粗犷，他的词“思表纤旨，文外曲致”，辞婉而意微。白石用江西派诗法入词，以健笔写柔情，冷笔写浓情，意境清空，格调高雅，自有一种“清刚”之气。张炎《词源》说：“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。清空则古雅峭拔，质实则凝涩晦昧。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”汪森《词综序》说：“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冗，阴阳姜夔出，句琢字炼，归于醇雅。”词风的“清雅”，正源于词人的“清雅”。白石孤云野鹤般的人品、清高的人格，高雅的情怀铸就了他“清空”“骚雅”的词风。张炎云“白石词……不唯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”诚然也。